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四

事四

隋天竺三藏法師闍那崛多譯

常飾納妃品第十四之一

爾時世尊於後最初得成道已時優陀夷即白佛言未審世尊往昔之時與瞿多彌釋種之女有何因緣乃能令彼捨餘童子直取如來用以爲夫而心娛樂云何得爾時佛告彼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其瞿多彌釋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於我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不用彼等諸釋童子取我爲夫時優陀夷即白佛言唯然世尊願爲我說此事云何我今樂聞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量無邊諸獸群遊各各相隨任取所食時彼獸中有一梓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者彼虎如是

毛色光鮮爲於無量諸獸求覓欲取爲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梓虎自選取誰即爲作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梓虎而說偈言

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爲清淨
是故端正賢梓虎 應當取我以爲夫
是時梓虎向彼牛王說偈答言

汝項斛領甚高大 止堪駕車及挽犁
云何將是醜身形 忽欲爲我作夫主

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梓虎而說偈言
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
我旣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
是時梓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汝若見聞師子王 膽憚驚怖馳奔走

遺失屎尿狼籍去 云何堪得爲我夫
爾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犧虎而
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事四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爲我作於婦
時彼犧虎向師子王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極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應當悟解彼
時師子諸獸王者即我身是時彼犧虎今瞿
多彌釋女是也時彼諸獸現今五百釋童子

是當於彼時其瞿多彌已嫌諸獸意不願樂
聞我說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捨諸釋種五
百童子旣嫌薄已取我爲夫時淨飯王爲其
太子立三等宮以擬安置於太子故第一宮
內所有妓女當於初夜侍衛太子第二宮內
其諸妓女於夜半時供承太子第三宮內諸
妓女輩於後夜時侍奉太子其第一宮耶輸
陀羅最爲上首二萬妓女圍繞侍立第二宮
中摩奴陀羅此言意持而爲上首諸師復言此意
持妃唯聞其名不見現在及往緣事第三宮
內即瞿多彌而爲上首如是次第侍御太子
事四
三之一
諸妓女等合有十萬以爲三宮二萬悉是釋刹
利種所餘八萬並是衆雜異姓諸女時淨飯
王念阿私陀仙人所說故於宮內復更別造

一大好殿猶如秋雲靉靆光潤作事微妙實
難思議順一切時而受快樂杓欄閣道一切
正等無有偏頗何以故恐畏太子處處遊行
見諸濁穢復教宮內色別置立諸雜音聲各
各千數其中所謂一千箇三二一千具箏一千
五絃一千小鼓一千具筑一千張琴一千琵
琶一千細鼓一千大鼓一千具笛一千具笙
一千銅鋄一千具簫一千箇築一千具箏一
千具螺諸如是等一切音聲種別一千一千
種歌一千種舞其手及聲常於宮內晝夜不
絕猶大雲內出於隱隱甚深之聲如是太子
在於最妙最勝妓女百千之中前後圍繞受
諸快樂恭敬侍養一切皆以種種瓔珞莊嚴
其身復以金釧七寶珠環串於手臂而作音
聲猶如帝釋受諸玉女娛樂歌舞最勝最妙

語言姿媚相囑相笑相抱相鳴相觀相睇或
傾側顧或斜項看工解頻眉巧闊頓映五色
綺靡四目便娟能令太子歡娛受樂不須遠
涉出宮外遊如帝釋天玉女娛樂如是如是
太子在於女寶之中受諸歡樂乃至其中諸
妓女等巧解五欲常能沃弱今太子歡不聽
更出至於宮外時淨飯王爲增太子諸功德
故建立苦行斷於一切諸邪惡法行一切善
布施諸物造衆福業備行苦行以此善根迴
資太子爲令增長諸功德故願莫出家是故
四之一
偈言

大王增長太子故復以私陀受記因
苦行調伏捨諸非恒共智臣坐思念
如是次第太子在於父王宮內唯獨一人具
足五欲娛樂逍遙嬉戲自恣足滿十年不曾

外出爾時南方摩伽陀國有一大王姓彊連尼名頻婆娑羅畏懼怨敵心內恒愁集衆臣常相議論作如是語汝等諸臣出入去來觀境內外莫使更有一人勝我若勝我者恐彼人來奪我王位時諸臣等即差兩人令巡境界時彼二人聞王勑已歷自境內及隣界首周而欲還聞有人言從此已北有一最大高峻雪山彼山麓下有別種姓稱爲釋迦族內初新產一童子其人端正善得生地兼彼姓氏第一特尊眷屬豪強衆事具足身有三十一丈夫相亦復備於八十種好彼生之日有諸解相婆羅門等以授其記今此童子身體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炳著分明其若在家必定得作轉輪聖王統四天下十善化民七寶充備不用兵仗自然歸降若捨出家

當得作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十號具足乃至說於清淨梵行時彼使人履涉迴還即向其王頻婆娑羅白於是事乃至梵行如上所說是故大王及其幼年速當起兵滅彼童子莫令於後來奪我等大王之位作是語已摩伽陀王頻婆娑羅即告於彼二使人言卿等二人莫作是說何以故若如汝言脫彼童子必定得作轉輪聖王如法治化我當敬奉伏接隨從依彼威神我等受樂安隱治化若彼捨家得作佛者慈悲憐愍度脫衆生我等爲其作於聲聞受法弟子今觀如是二種果報福德因緣不可興心加害於彼時淨飯王於其太子所住宮院周匝別更造立子城唯置一門名爲野獸彼門下關安施機發開閉之時有五百人扶持擁衛方得開

闔其門聲動聞半由旬次第二重中院宮閣亦開一門其關鍵鑰皆安機發開閉之時有三百人其聲聞徹一拘盧奢次至內宮太子坐殿復有一門鍵鑰累關亦安機發開閉擊接有二百人禦備轉嚴非人間比其聲聞及

半拘盧奢彼之三門內外悉羅壯士防守身著鎧甲精銳牢強手並執持種種戎具所謂弓箭鉞斧長刀劍戟三叉鐵槌鐵棒鬪輪槊矛禁衛官闈如是警嚴恐畏太子捨離椒房踰越出家逃竄山藪

空聲勸厭品第十五

爾時虛空有一天子名曰作瓶彼天見是太子十年在於宮內受五欲樂作是思惟此之護明菩薩大士縱極多時在彼宮內受諸五欲莫爲貪著是五欲故心醉荒迷情放盈溢

事四

百年迅速時不待人護明菩薩今須覺察早應捐棄捨俗出家我若不先爲彼作於厭離之相則彼耽湎未有醒悟發出家心我今應當贊助其事爲成就故作瓶天子即於夜半而說偈言

身自被縛欲解他 譬若盲人引群瞽已身解脫乃免彼 猶如有目能導人善哉仁今年盛時 宜速出家令願滿應當利益天人等 五欲行者不可厭沒溺六塵境捨難 唯有出世行大智乃能厭離此五欲 是故仁今可捐棄衆生多有煩惱患 仁當爲作夫醫師說妙種種法藥王 速疾將向涅槃岸無明黑暗所障蔽 諸見羅網種種纏速然智慧大燈明 早使天人得淨眼

爾時空中作瓶天子說此偈已威神感動發勸因緣復以太子宿世善根福德力故令彼宮內妓女技兒所作音聲歌曲不順五欲之事唯傳涅槃住持信解微妙之聲自然而述說於偈言

事四
七
世間事無常 猶如雲出電 尊者今時至應捨家出家 一切行無常 如瓦坏缢器如借他物用 如積乾土城 不久便破壞猶如夏泥壁 如河兩岸沙 緣生不能久猶如燈出焰 生已速還滅 如風無暫住急疾不曾停 恒常無真實 猶如芭蕉心幻化誑人意 空拳誘小兒 一切諸行者皆悉因緣生 各各有因緣 愚癡輩不覺猶如人索繩 手木成因緣 如因子生芽離子芽不生 二相離不成 復非常無常

諸行因癡生 彼不住無明 無明亦非彼本性來空寂 生滅無體故 如印成印文非彼非離彼 諸行亦如是 眼不離於色識眼色因生 此三不相離 二亦不真實空淨不淨法 眼等分別生 此顛倒分別皆悉猶識生 若有巧智人 推求識所生知彼無去來 知我如幻化 如兩木出火第三因於手 若無此三因 則不得火用若智推求者 彼亦無去來 諸方尋求已不見火去來 陰入諸界等 因貪癡業生和合因衆生 真如無衆生 咽喉脣口舌而出諸文字 字非是咽喉 亦非離彼等彼等和合故 出語隨於智 語言不在智語言不在智人求不得所觀悉空寂 語言如響聲 因木因諸絃

人智三合故 塵篋而出聲 彼聲三處無
若有智慧人 求彼聲來去 諸方求覓已
去來不可得 因及有緣者 諸行如是生
有諦了之人 空觀應如是 陰入及諸界
內外悉皆寂 求一切處我 如虛空無形
如是諸法相 仁於定光佛 往昔已證知事四
今爲天人說 頽倒分別故 欲等火焚燒
應起慈悲雲 施甘露法兩 仁昔於億劫
念施及持戒 我得無上道 聖財分諸世
尊者念往昔 聖財施貧窮 以將聖財攝
調御莫慳惜 仁昔持淨戒 窮急不偷財
願開甘露門 爲諸衆生說 憶念往昔行
當閉地獄門 善開解脫路 戒行心願成
往昔修忍辱 聞他毀罵等 建立忍辱故
觀諸行悉空 念此往行故 世間瞋恚多

教住於忍辱 莫捨彼願力 仁昔行精進
當得我淨智 在於煩惱海 度衆到彼岸
念於往昔願 往昔修習禪 爲斷諸煩惱
度脫厄難等 往昔修習禪 出大精進力
諸根不調者 教令調伏故 仁念於往昔
愍衆在煩惱 寂靜諸慧等 調伏彼諸根
仁昔修智慧 願破煩惱闇 應愍衆在無明
開示真如眼 仁念於往昔 衆生煩惱暝
開無濁穢眼 仁最勝智慧 應愍諸衆生
方便教令出事四

三界生老病火熾 飢渴熱炎不曾休
應當爲世作大橋 濟渡令歸到彼岸
衆生流轉煩惱海 猶如蜂在竹孔間
三有循復若秋雲 上下往還無止息
亦如戲場諸幻化 又似山川逝水流

衆生老病死亦然 或生天人三惡道
諸有欲癡不自在 展轉五道無覺知
猶如陶師旋火輪 處處五欲自纏縛
猶如飛鳥犯羅網 亦如獵師布糲膠
貪他財寶無厭足 如魚吞餌遇釣鈎
諍競忿怒結怨讐 煩惱染著受諸苦
五欲過患如利刀 亦如妙器盛毒藥
應當棄捨如糞穢 增長著愛戀失正心
是因諸有相續生 增長欲垢不曾斷
六塵境界災熾盛 猶如乾草猛火燒
速起捨離早出家 智人觀察諸欲境
可畏猶如猛火坑 亦如魁膾屠刀机
亦如深泥忽溺人 利刃蜜塗將舌舐
如觸蛇頭及攬席 聖人觀欲亦復然
如箭如槊如劍戟 如毒射肉難可食

一切怨讐欲爲首 五欲功德如水月
如影亦如山谷響 亦如戲場衆幻師
猶如夢裏見喜事 智人見欲亦復然
境界諸塵悉空詭 惧畏不能得自在
譬如陽焰無有實 亦如水上聚浮沤
此事皆從分別生 智人應觀如是等
凡人處世年少時 端正可喜著諸欲
及至年老頭鬚白 爲衆棄薄如枯河
富貴饒財多放逸 如是之人多樂欲
於後失財貧窮苦 以不自在捨於欲
事四如樹多饒華 果故 衆人競來欲採摘
人喜布施亦復然 為他歸投無厭足
其人財盡年老至 從他乞求不喜見
色美財多氣力充 人喜愛見聚集樂
財盡行乞人不喜 年過僂脊手執杖

如電折樹無人愛
汝當速出求正覺
老病瘦損諸人輩
老奪身力無精進
老壞華色爲悴色
老奪威勢到命終
汝觀世間百病已
猶如冬天風雪雨
世間老病多種生
老至令人盡倉庫
死命鬼奪人氣去
欲共恩愛之人合
死至令人不自由

如是可畏衰老法
自證已後爲人說
如摩婁迦繞大樹
乾枯猶如朽爛木
怡悅顏面皮膚皺
欲樂奪樂令無樂
衆病至如鹿投阱
速說解脫方便處
摧折樹木轉枝柯
諸根損瘦亦復然
世間欺苦莫過老
如日沒山不復現
使人憎嫉不喜會
忽失如葉墮大水
命去如水漂一草

事四

十一

九·六七六

人到彼世無有伴
死命鬼飲無量衆
若金翅鳥噉大龍
如是苦惱逼切已
念彼願力今時至
憶往昔行檀 戒忍及精進 寂靜禪智等
爲他不爲自 時至今願滿 速出復脫他
仁昔施諸珍 金銀及瓔珞 恒立無遮會
隨他所須願 乞子與其子 索孫即與孫
求女與他女 乞位捨王位 乞資財不違
仁昔作一王 名爲大聞德 復一大德王
名尼民陀羅 復名阿私陀 復名爲師子
此等諸王輩 布施千種財 昔復有大王
名常思諸法 復一大德王 名爲真實行
此等思惟法 往昔有大王 精進名聞月

復有一王子 名曰福業光 庶幾大威德 得至知恩義 仁昔一大王
復名健猛將 次名實增長 次名求善言 次名有善意 次名調伏根
法行大精進 仁往昔作來 仁昔作大王
名爲月光者 其次名勝行 其次名連菴
其次名方主 其次名健施 次名迦尸主
次名寶髻王 如是諸大王 即仁是非異
種種珍寶貨 仁昔於過去 仁彼世財施
今勸捨法財 仁乞於過去 又將金華鬘
彼諸佛世尊 仁悉曾供養 仁見讚歎彼
布施無慳惜 求道不休息 仁以歡喜故
今正是其時 速出莫住家 觀察彼佛身
名曰不空見 持毘奢迦華 供養於彼佛
往昔有一佛 名毘盧遮那 勿令心忘失
一時歡喜視 仁昔初覩佛 其次有一佛
事四
十二

往昔有一佛 名曰微妙音 將一阿梨勒
供養彼世尊 往昔有一佛 名曰白栴檀
立於彼佛前 閑然一草莖 往昔見一佛
名曰連菴者 欲入大城時 一掬末香散
次佛名法主 說法唱善哉 聞法言快談
仁稱說無虛 尊應當供養 其次覩一佛
名曰普示現 仁見讚歎彼 其次有一佛
又將金華鬘 仁以歡喜故 觀察彼佛身
勿令心忘失 其次有一佛 今可憶念彼
持一掬小豆 用供養彼佛 往昔有一佛
號名曰智幢 仁持輸迦華 名曰光相幢
次復有一佛 名曰調伏車 仁見彼佛已
於前立讚歎 次佛名寶勝 前然無量燈
施妙無量藥 佛名一切勝 曾施真珠瓔

次見大海佛 布施諸蓮華 至蓮華藏佛
布施大帳蓋 師子兩佛邊 曾施軟草敷
於婆羅王佛 布施諸所須 到敷華佛前
布施微妙乳 耶輸陀佛所 施拘陀羅華
實見佛覩已 事四 歡喜布施食 昔佛名智山
屈身禮彼佛 有佛名龍德 施彼佛已子
高飛空行佛 曾施栴檀末 次佛名帝沙
珍寶及赤華 曾供養彼佛 見大莊嚴佛
持瞻蕪香華 而供養彼佛 曾見光王佛
持衆寶供養 昔見釋迦文 持妙多銀華
而供養彼佛 其次帝釋相 見已喜讚歎
昔有佛名曰 廣大日天面 多持衆華嚴
供養彼世尊 其次復有佛 號名爲勝尊
持妙多銀華 莊嚴彼佛上 往昔有如來
名曰龍勝者 然燈照彼佛 富沙如來邊

曾施白疋敷 藥師王佛邊 持寶蓋供養
佛名大牟尼 復有師子相 世尊勝功德
持寶網供養 有佛名迦葉 雜音聲供養
昔佛名解脫 供養雜末香 寶相佛世尊
天華而供養 阿芻婆諸佛 勸請坐象譽
世間王尊佛 供養以華鬘 尸棄佛世尊
捨王位布施 有佛名難降 一切香供養
大燈尊佛邊 布施自身體 蓮華上佛前
布施諸瓔珞 法幢如來上 散諸妙華香
然燈世尊邊 五青蓮奉施 如是等諸佛
自餘無有量 難說不思議 往昔諸世中
仁並曾供養 復持無量種 最妙供養具
供彼過去佛 無有疲倦心 今念彼供養
恩惟往諸佛 為諸衆生輩 生慈解脫故
覺悟莫戀家 尊於過世時 在然燈佛所

出逢老人品第十六

供養彼佛已 逮得上無生 及獲五神通
復證順法忍 於後仁尊者 供養佛勝前
僧祇數僧祇 如是諸劫數 彼諸劫皆盡
諸佛亦滅度 仁往昔諸身 彼世中所受
種族及名字 亦皆悉滅無 諸行法非常

事四

十四

世間相不定 速捨空誑境 疾宜早出城
生老病死隨 難當甚可畏 猶如劫火起
炎熾燒世間 無常火亦然 燒盡一切世
如是諸苦逼 云何可暫停 應觀諸衆生
沒在煩惱闇 愚癡無慧眼 不能自覺知

事四

十五

發大精進心 令功德圓滿 爲諸衆生輩
速出莫住家

時彼宮內諸嬌女等作音聲時其音聲內皆
出如是諸法之聲欲令太子厭離世間心生
覺悟

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向園林觀看好
惡發厭心故漸教捨離於彼宮中是時宮中
所有嬌女作諸音聲歌唱疲極自然次第更
復讚歎園林功德其音稱言聖子諦聽園林
之地甚可愛樂所謂其地布青軟草樹木可
喜枝葉扶疎華果敷榮蓊鬱滋茂復有諸鳥
所謂種種鴻鵠孔雀鸕鷀鶴鶩及拘翅羅鶯
鶩等鳥出於如是微妙之聲爾時太子聞是
聲已發出遊心即喚馭者而謂之言汝善馭
者今可速疾嚴飾莊校賢直好車我今欲向
於彼園林觀看善地是時馭者聞此語已白
太子言謹依教命不敢有違是時馭者速疾
即奏淨飯王言大王當知太子今欲出向園
林觀看善地時淨飯王出勅宣令迦毘羅城

一切內外悉遣灑掃清淨莊嚴除却土堆沙礫瓦石穢濁糞聚皆使端平以妙香湯灑散地上滅諸塵埃又以香泥用塗其地復持種種香華散上於諸街巷處處皆燒雜妙好香其諸街巷四衢道頭置滿瓶水安諸雜華以芭蕉樹處處莊嚴於諸樹間懸雜色旛復於樹上或以寶物或以繒綵作蓋作幢用莊嚴樹樹間復懸真珠瓔珞七寶羅網而覆其上其羅網目節節復懸金銀寶鈴和風吹動出微妙聲或以七寶作日月像及諸天形各持瓔珞廁羅網間於羅網間又復更懸白犧牛尾及雜旛等時淨飯王如是教勸雜妙莊嚴迦毘羅城精麗猶如乾闢婆城一種無異莊嚴城已復飾園林除却沙石及諸糞穢乃至交絡懸衆寶鈴如上所說其諸樹中有男名

者以男瓔珞而莊嚴之若女名者以女瓔珞而莊嚴之復教打鼓振鈴徧告城內人言汝等悉皆除却道上或老或病或復死亡盲聾瘡癩六根殘缺不具足者悉令驅逐但是心意所不好喜及非吉祥並令除辟勿使太子於路見之是時馭者莊飾車乘駕善調馬悉嚴備已白太子言聖子當知今已駕被車馬訖了正是行時可乘而出觀看善地爾時太子從座而起至輦乘所登上寶車上已秉持大王威神巍巍勢力從城東門引導而出欲向園林觀看福地是時作瓶天子於街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作一老弊人偃僂低頭口齒疎缺鬚髮如霜形容黑皴膚色黧黯曲脊彎行唯骨與皮無有肌肉脰下寬緩如牛垂頸身體萎摧唯仰杖力上氣苦嗽喘息聲麤

喉內吼鳴猶如挽鋸四肢顫掉行步不安或倒或扶取杖爲正是相貌在太子前順路而行太子見彼老人身體如是顫慄不祥衰相如上所說於太子先困苦匍匐太子見已即問馭者此是何人身體敝蔽肉少皮寬眼

赤涕流極大醜陋獨爾鄙惡不似餘人兼其頭顱髮稀脫落如我所見餘人不然又復眼深與衆特異口齒缺破無可觀瞻即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爲生來然爲老至

爾時馭者因彼作瓶天子神力白太子言大聖太子如此人者世名爲老太子復問於馭者言世間之中何者名老馭者即事報太子言凡名老者此人爲於衰耄所逼諸根漸敗

無所覺知氣力綿微身體羸瘦既到苦處被親族驅無所能故不知依怙兼且此人亦不能久非朝即夕其命將終以是因緣故名老壞即爲太子而說偈言

此老名爲大苦惱 劫奪美色及娛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爾時太子聞此偈已問馭者言此人爲是獨一家法使其如是爲當一切諸世間相悉皆如斯是時馭者報太子言聖子當知此人非獨自一家法使其如斯但是一切世間衆生皆有是法太子復問彼馭者言我今此身亦當如是受老法耶馭者答言如是如是大聖太子貴賤雖殊凡是有生悉皆未遇如是老法即今人身具有如是老弊之相但未現耳太子復問於馭者言若我此身不離是老老

法未過有是醜陋衰惡相者我今不假向彼園林遨遊戲笑宜速迴駕還入宮中我當思惟作何方便得免斯苦是時馭者答太子言如聖子勑我不敢違即迴車乘還入於城是時太子至其宮內坐本座上正念思惟我亦當老法未過云何縱逸自放身心時淨飯王問馭者言汝善馭者今從太子從宮內出至於園中遊戲觀看恣情極目歡樂以不其馭者跪報於王言大王當知太子出遊至於半道勒駕迴還不到園苑時淨飯王問馭者言太子何故不至園林中道而返馭者答言大王當知太子欲向園林遊戲始至半路忽於道傍見一老人乃至身體戰慄拄杖或倒或起不能正行太子如是見老人已即勑迴車還入宮內跏趺而坐正念思惟時淨飯王

即心念言希有希有此之形相阿私陀仙受記語言必定真實決恐太子捨家出家我今宜應更爲太子增益五欲若其廣見五欲之事充足心眼染著情迷不出家者稱適我意時淨飯王即爲悉達加足種種五欲諸事悉令增廣使太子心著於愛樂不聽出家而有偈言

彼宮內中多受樂 欲出遊戲見老人
還入宮內心憂愁 鴉呼我未脫此老父王聞此語言已 心思畏子捨出家
增益五欲及宮人 今著恩愛紹王位
爾時太子在於宮內充足五欲娛樂遊戲無有疑難尊重貴勝唯獨一人

佛本行集經卷第十四

事四

十八

音釋

猝 疾二切。子者曰。猝。憲。質。涉切。恤。辛聿切。振。构。猝。疾。二切。子者曰。猝。憲。質。涉切。恤。辛聿切。振。构。
古 侯 筑。張六切。樂。震攝也。貧老日恤。構。
切 古 候 筑。張六切。樂。震攝也。貧老日恤。構。
古 侯 筑。張六切。樂。震攝也。貧老日恤。構。
猝 疾二切。子者曰。猝。憲。質。涉切。恤。辛聿切。振。构。
猝 疾二切。子者曰。猝。憲。質。涉切。恤。辛聿切。振。构。